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二

序

趙秋水近詩序
荻翁先生文集序

劉玉音臥嘗齋詩序

郭

存筇草小序

程然明詩序

蔣玉淵歷下

外祖明巡撫河南中丞寰一常公奏議序

馬雲石詩序

吳旃齋青簡齋集序

胡石庄先生

篇序

張母王太夫人九表有一大壽序

壽攝涇高陵朱侯序



趙秋水近詩序

詩文之體氣相因豈不以其地哉西北山川所自起
厚重閎濶顧礪确湍悍徃徃碍舟車害行旅漸至東
南則秀拔漣漪可遊可賞然峭削漫渙矣其地之人
性行才力文章各因其山川之氣而加之以習罕相
能也趙秋水先生生河北得氣之厚而悲歌慷慨之
習又自古爲然况抱才不遇奄至皓首則不平積其
胸爲詩文宜乎其粗豪亢直凌厲也今何其大而非
肆雄而渾直而文壯偉而能含蓄蘊藉歟歷觀其詩

中所載則交盡東南蹟半寰宇所至山川習尚亦多助焉而自少之壯壯且之老矣富貴未嘗汨其心案牘未嘗分其力窮老周遊一卷自隨耳目所接晨夕所誦終其身皆學也既得氣習之全又一其志力于學吾雖未嘗讀其文與其全詩卽一二卷窺之其兼南北之長而無其弊豈不洋洋乎大觀也哉今老矣猶弗倦于遊載篋行吟好學下問一如曩昔吾又安能測秋水先生才力之所至耶

劉玉音臥嘗齋詩序

文章一道其作于一時傳諸後世而不可磨滅者雖不盡以其人然不以其人者傳亦不久卽久矣而後之君子每誦其文或反因而訾詬其爲人亦或惡其人而咨嗟嘆息其所爲文則其文之傳轉爲其人之不幸也無他其人而德邵行高則其言一本諸性情出于誠然易直而明顯苟非然者雖詭爲仁人高士之言終忸怩屈曲而不能坦然明白粹然融貫故凡論言者必先其人濟寧劉玉音靜者也余未嘗識其

人既辭職閑居歲暮過京山家蠖菴兄明府以是編相示曰此吾州劉翁詩我將爲梓而傳之子盍序焉且曰其人甚高本世家子其先世及叔父皆高第翁少時才名尤著顧終厄于命不得少酬其志然雅其澹泊卒無競心家貧至無四壁傲茅三楹授徒自給時以詩酒寄傲恥事干謁卽里中富貴人苟非其姻婭素好輒不肯與之往還貌清癯孤立望之若仙今其年八十有八猶無癡憊相其或有得於道者乎予曰是可傳矣因取其詩及其所自爲序讀之詩大端

皆率性情而出序有取前此之浮音虛響悉棄之之語予益憬然嘆曰凡浮與虛皆假于外者也此之務去則其所存者悉本乎誠然而非詭焉爲之者矣夫以翁生平志行高潔貧而不挫至老而不少衰非有得于內以養其心烏能毅然坦然若此此固不必其詩而後傳也况其詩亦有可稱者哉蠖菴明府居官不以名利介其心所勤勤表章者乃在寂寞窮老之士亦可與之並傳矣兩者皆予所樂聞而揚於之以風乎世者故爲之序

鄒荻翁先生文集序

古今詩文之得名而傳于後世莫不有其數焉非可
彊而致也每見有汲汲求名而名不至與無意于求
名而名終歸焉者顧其傳也必得人而始彰或當世
名公亟相推獎如賀知章之于李白是也或身歿而
後世贊揚論定人始翕然宗之如韓愈史傳稱其與
孟軻楊雄相表裏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是也又或
有賢子孫世其德光大其業表章先世之制作而人
愈益稱且述焉如蘓子瞻子由之于老泉是也詩文

者可自盡於己者也三者不能必之于人故曰數也
予自從楚軍得宰竟陵文物之邦遭時孔棘凡賦役
徵調之事日竭蹶趨事猶苦不能副期會竟不得少
及文章之事邑士大夫之宦歸里居者獨公事徵求
之檄下例必遍延集議因此得與諸鄉先生數相見
獨鄒弘景先生屏居邑東七十里之河上讀書課子
孫不與聞邑事前此爲令者亦初不延請希得接見
卽書牘亦不常至歲時一名刺通問而已自己未秋
余自京師辭官來候代畱滯官所歷數年始得與邑

中道德文章之士如胡石莊吳晞齋譚灌村諸君子
以詩酒娛農夕往還稠密獨弘景相離遠不得與之
周旋然其書問餽遺之使札則繼續不絕非酒脯相
慰勞則詩文酬贈也豈非所謂有德而賢者與一日
以其先公荻翁先生集見示且命爲序讀其文清空
宕折若飲沅薤而嗽清泠之泉其詩以意勝獨得直
書若名士無事修飾本色自可賞也觀其諸香水海
閣自序謂古人之作各有至處頗以世之摘瑕于前
人以自立名著爲非而欲合各至以成其佳其務自

盡而不汲汲于求名也可知矣乃以其子弘景先生
既優于德而又能世其詩文之業則先生之名雖欲
不光大爲世稱述亦不可得矣先生有弘景爲之子
數也然使予至今仍官竟陵弘景必不肯睨近于予
求交弘景尙不可得何由得讀先生之文與詩而序
之予之得交弘景而序先生詩亦數也獨愧予才望
不逮賀監遠甚卽生與先生同時亦未足增重於先
生來令于先生沒世之後又無簪筆汗青之任卽贊
揚論定之人亦必不信惟喜先生令嗣有若子瞻之
于老泉而其子亦各有文采嶄然見頭角信先生必
以賢子孫傳而不必以予言爲輕重也

桂陽州重修志成序

代湖南韓中丞

志與史皆所以垂鑑而興後以卽于治安 王政之所必亟者也史時經而地緯括九宇之事惟有天下者得爲之其文簡志則地經時緯紀一方之績凡守土者皆得爲之其載詳顧史不遺于歲月志豈得闕于州邑哉楚湖南大江北遮五溪中貫扼粵控黔而桂陽一隅尤密邇兩粵錯雜徭蠻在上古皆蠻彝之鄉也夫惟蠻彝之人不可被以文教天子不爲置吏撫綏卽以蠻彝羈縻之故同文之化不及土地人物

之屬無所紀載其人亦卽以蠻彝自處矣考桂陽在秦以前已隸版輿漢高帝二年置爲郡皆天子命吏爲守山川靈秀人文間起俱載在前志乃自明萬曆中至今凡無可考者七十有八年是舉內地而蠻彝之也今 上十九年庚申治定功成下令各直省纂修志書彙送史館余得奉行藩轄轉檄諸州郡桂陽志實以壬戌十一月告成余公餘檢閱不禁感歎于其闕廢之久文物將湮而今得藉令甲所逮輯而成之以復乎古信哉 聖化如經天之日容光必照也

雖復山陬一隅凡山川之厄塞疆域之沿置戶口之損益財賦之克細風俗之淳漓人才之盛衰自昔及今皆班班可考 朝廷旣不蠻彝其民而以文治之則其民亦必不甘以僻頑自處且將感發于前此之節行文章爭奮起于其土進于 天子之廷而爲鄉里望爲之吏者將望古如姚猛張隆之節義楊璆許荆之循良披圖覽冊履境撫人必且思其山川之何以馨祀疆域之何以乂安戶口之何以繁庶財賦之何以克裕風俗之何以淳厚人才之何以興起蚤夜

谷口山房文集
黽勉以修其政教而和其民人期自附于前賢之後
傳諸永久余亦得總其成以仰荅 聖天子宵旰求
治之心卽繼乎此者雖千百年而遙皆得因之以參
考修葺有所感興則是書也雖一州之乘與史並傳
焉可也若夫考核之詳略文詞之純駁姑置勿論以
俟後之君子

蘿村詩集序

詩與樂相爲表裏者也其始發乎一人之性情而感
乎千萬人之性情必其實有動于中不能已于自吐
之懷而後永言出之時則歌詠明盛時則悲憫天人
當其忠孝激發離憂怨慕淡于一徃人之讀之者因
得以見其時世之盛衰風俗之貞淫人才之通塞民
生之休戚莫不憬然感愀然思其人之性情雖曠世
而亦若與之相接夫豈徒然而作也哉歷覽昔人一
篇之製或直言或婉喻或但敷陳其事而意見言外

諷刺躍然莫不各有指歸一氣激蕩乎其中而辭華
敷贍乎其外但發抒我所欲言初無心採摭天地人
物之形狀與夫古人已往之情事而時物往蹟靡不
自相奔轆則凡其所有皆爲我有而非彊以有之斯
則爲詩者本末內外之故已然詩不藉音節詞藻樂
不備聲容器數則性情亦無由見若田父行謳村夫
擊鼓方其意得于內聲應于外豈無性情存乎其間
而要其所爲感者亦幾何矣是故有其情矣尤必有
其學而兼得于朋友之論說山川之映發然後外有

所輔內無所窒激揚發越隨觸而出流動充溢能事
乃畢羅子蘿村生長山川秀美之鄉游觀上國城闕
衣冠劍履之壯麗又歷覽楚粵晉燕江山之雄偉邊
隅之厄塞凡當世名公卿以及前輩宿儒耆耇時髦
隱逸莫不競與之交所以助其學者備矣而卒不得
志于時因以其胸中鬱勃蘊蓄之氣一吐之于詩規
模六朝出入唐宋豐腴華贍蒼叢古今偶一命筆輒
如內庭喚仗凡一切翬扇珠鐙龍旂豹尾之屬一時
雜沓簇擁無不畢集階下萬舞紛紜簫韶並奏聽觀

之下意曼情馳終莫可得而名言何其盛也徃徵赴
闕下奏賦 彤墀以其才之美天下知與不知咸謂
當躡步鸞坡光贊史席乃竟與吾儕同蒙罷出仍復
奔走棲遲於江湖蠻獠之鄉連帥之幕希斗升以養
其親良足悲矣雖然安知天不以是老其才使益厚
其所蓄以鳴當代之盛耶余固陋弇淺雖學爲吟咏
亦正如田父之吟村氓之鼓在己之性情尚苦未能
宣達表著暢所欲言又何足以知羅子之詩哉

程然明詩序

詩窮而後工自昔人言之靡不以爲艱難坎壈不得
志于時然後舉其精神懷抱一發之于吟諷咏歎中
故能沈鬱厚重也殊不知詩本性情以出性情由乎
內必先具有真摯篤厚者以爲之本而後感發存乎
外山水朋友交相資焉顧生乎東南者不覩西北山
川之雄偉則蒼涼灑博之氣不出生乎西北不覩東
南山川之秀麗則冲融緬邈之思亦無由發况把酒
論文疑義與晰問學相須交遊之功又何可少哉之

名曰山房文集
二者類必因遊而後得彼少襲富貴之人或囿于鄉
縣或束于職事卽宦蹟遐征輶車于邁所過名山大
川亦偶得從而遊賞之而王程期會北道張筵其
于山水率止得其皮膚求其能真好如謝康樂窮搜
幽奧者蓋鮮矣間或嘉賓至止訪謁逢迎不可謂無
朋友矣而高隱自好之士旣非可招呼而至所與接
者又多士爲譏頌少所規勉師資之益亦莫由聞若
先武之能使故人嚴光忘其尊貴加足其腹者又豈
可多得耶故士惟窮乃遊遊則奚囊蠟屐造請過從

山水之情狀友朋之論說無往不與我之性情引伸
映發窮愈久遊愈廣所得助于外者愈深而詩之工
力亦隨之旣得其所以爲工則文章與道力相表裏
于世益不肯苟合浩浩落落若造物者故厄之以其
遇而專縱之以其詩矣苟非然者在內初無其本而
跼躄困厄于一鄉一曲之中在外又無所得于遊覽
結納但以窮求工天下豈少窮老牖下者哉然明程
子生長吳門佳麗之區天資異敏工制舉業而卒不
得志于有司末由行其所學鬱塞不偶俯仰交謫不

得已仗策從軍鼓檝遠遊所在名公卿賢士爭相追
趨殆所謂天故厄其遇而縱之以其詩者耶由其詩
跡之蓋嘗北渡大江涉黃河歷齊魯燕趙過聖人之
居友慷慨之士入長安觀 宮闕之壯麗人文之輻
輳歸懋山陰陟天台探禹穴還西上登九華泛彭蠡
過豫章溯江漢放乎荆門依棲鄂渚南北山水之勝
亦既攬擷無餘矣其間紀遊贈答感時寫懷徃徃奇
想天開聲情洋溢沈宮詹繹堂謂其風流蘊藉似岑
嘉州沉至處直逼少陵殆非過也歟憶先是邂逅識

程子于石臞太守座上至甲寅春家闈學子靜先生
急參軍出不暇顧其眷累程子毅然爲之經理送歸
吳門一時稱其高義及今十年所余以公事留武昌
程子在中丞公幕中相望咫尺不可得晤程子乃介
日者持其先後詩集問序並以十年前偶言事手書
片札及送行小作相示爲信古人置書懷袖三年不
滅以爲美談余筆墨何足存程子乃藏之十年不離
行篋中其于朋友之誼真摯篤厚爲何如也載讀其
流連山水之什皆一徃情淡而忠孝激發至性過人

如聞雞公莫舞知誰先着鞭經世薄功名高義甘貧
賤等語知其有意當世而又不肯苟合以用乎世者
今 天子方雅意人才以佐文明之治程子會有遭
逢以功名顯當世而出其緒餘爲詩歌備雅頌而餽
太平以其所得于山水朋友之助者益肆而爲 清
廟明堂之用目前之窮又何足爲程子病而程子之
詩又豈徒以窮得工者乎

蔣玉淵歷下存笥艸小序

文章一道雖根性靈然每有待于山水朋友而後顯
博之觀精眇之緒映發抉摘愈出愈新蘓頴濱言太
史公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游其文疎暢有
奇氣乃博求天下奇聞壯觀于山歷終南泰嶽于水
涉黃河故其爲文汪洋澹泊益非無所助而云然也
蔣子玉淵生長中吳江山秀美之區學成出遊京師
一時名公卿賢士爭與結識已爲藩邸延致尊禮壯
遊遼左攬其蓄毓奧衍之氣以昌其文應教觴詠篇

谷口山房文集
重金玉亦不可謂不遇矣未幾主人薨逝心傷知己
之歿牢落不自聊因流浪以放其情念慈適罷新城
遇于歷下相與策騎東遊觀海萊州登大澤摩雲之
峰望日出兩人胷中壘塊若與之俱吐者間命酒酣
暢倡和多有夫海爲寓內巨觀日出又天下奇賞念
慈幸得與玉淵同觀覽而苦資質鈍下不能激發爲
文蔣子文若詩遂比于子長遊歷之後其顛博精眇
者靡不畢出今又十二年所所遇山水朋友又不知
凡幾歲庚申來遊鄂渚念慈自竟陵辭職未歸相遇
武昌索嚮所倡和詩誦之覺昔遊宛在目中而今玉
淵著作日富方且盡收海內名篇陳列而論定之識
愈高學愈廣其視此編特滄海一珠耳念慈拳拳勸
授剗刷氏蓋欲玉淵無恙夙昔登覽相得之雅而兩
人東西南北并沉離合之感亦略見于此矣

見山樓詩序

今作詩者不搜竒窮巧鬪異翻新用悅時人心目而能自道其中之所懷及外有所觸而不能已於言之情論詩者不徒尚屬對工緻與寫景體物之殊詭穎發而觀其風格氣體斯已難矣遑論夫根抵性情蓄積學問中有所主隨地發露如風行空際遇竅能鳴水流地中歷坎皆盈者乎夫詩以言志志有所之而遂焉則其情通得乎心因以達乎千萬人之心故長言之若風之吹萬不窮噓竅成音也苟不遂則其情

各山房文集
鬱矣然偶格於外而實有得於內委曲其言以達之
而卒得其通若水之盈科不匱出坎放海也二者忻
戚不同要其中和之氣具足有本則樂不淫哀不傷
一歸理道之正發爲歌思怨慕皆可以爲教此根抵
性情之說也而亦賴有學問焉以輔之若寥廓之培
扶搖而高原之落銀漢矣故志者言之所從出而性
情學問又志之所由端乎退菴楊中丞敦厚本于至
性自幼學至壯行其所誦讀行習莫不以聖賢爲準
的故其志端而壹克周而無所撓互凡於君親夫婦

昆弟朋友之間無一不得其情之正立朝及服官大
節皆表表在人耳目而以其緒餘發爲吟咏雖所存
不多顧天分過人筆鋒矯健顛不屑爲竒巧新異之
觀以求合乎今之論詩者歷覽見山樓一編則凡生
平遭逢閱歷忻暢憂憫無往不見其忠厚悱惻之志
斯非其性情學問源本克裕亦烏能隨感發露委曲
疏通不戾於聖人之指如是哉讀之者忠孝廉仁之
心不覺油然而生若長風之嘯陵谷洪濤之蕩谿壑
皆可感而之正則卽是編也於聖賢永言立教之旨

已有合焉不當獨以聲律氣格求之矣中丞今日者
以文武壯猷經營四方方且由此用豐功懋績顯佑
我邦家人咸謂立言又其所後而余則曰言志之詩
奉季倫紀民物者將終不可掩也請於書若詩賡颺
夫保諸什徵之可乎

馮雲石詩序

天下事有成於人者有得於天者由人者或竭其畢
生之力極閱歷問學之所至庶幾焉而終莫造其自
然得天者則脫手渾成如與人同登岡阪舉足未幾
已據其勝其一切蹭蹬卑瑣攀援仰企之狀舉若遺
焉則馮子雲石之于詩是也馮子爲叅政公季子美
丰姿有大志傲岸自喜然生長同官從未有五百里
外之遊憶順治丙戌丁亥間燕山蕭廢九明府爲同
官令與李舒章太史吳素求刺史江滙思侍御輩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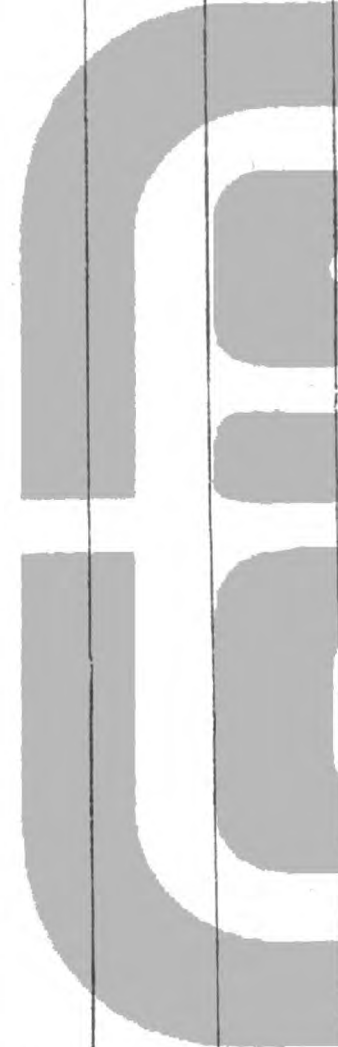
檄徵文作社念慈偕三原馬來西往赴馮氏三昆仲
實虛其古濟陽寨東偏高齋所謂西山艸堂者居停
焉一時邑中名士畢集接坐論文高談響答窮日卜
夜或攘袂謹呼或屈指辯難耳熱酒酣步出庭院間
下臨千仞谷中漆水寒濤之聲潺湲嗚咽若與客相
應荅越日又過寇氏酒壚高歌鬪飲比散則啟明已
在東城是夜凡七人計盡重醅同釀約百四十斤許
當其時念慈年十九馮子長纔一歲他年歲亦不甚
相遠各負其不可一世之志與會颺發旁觀者咸以

席珍國楨目之謂此曹皆他日比肩事主人也馮子
出其詩更氣格雄博音節壯濶蓋于唐人中不屑爲
少陵以下者念慈擊節歎服自此耳目胸臆中遂常
坐一雲石不去嗣後念慈苦生事相驅兩出西塞上
奔迫狂走與馮子得再會者惟會城旅寓一再往還
又各以闡事縈心不暇論詩嗣乃出之四方并沈旅
宦遂與馮子踪跡濶絕四十餘年中僅得聞其存歿
他俱莫能悉况其詩乎然心念馮子所爲詩自少年
時已可傳今由二十至歿之歲中間二十五年所進

必又什伯于前而遺稿恐遂散失每切慮之迨癸亥冬遇馮子冢嗣大裕于楊退菴學使太原署中悼慰畢急詢其父詩云稿在而未遑清又六年退菴撫楚北余先在武昌幕府大裕繼至乃手馮子遺詩相示且言先是父初歿曾攜狀來涇陽求先生銘去邑二十里許始知先生在山東未返而歸今此詩敢請爲序念慈曰吾志也所持詩固未全然檢其中多有爲我兩人不見後所作者果蒼茫深厚工力有加大端古勝律七言勝五言皆人之所難馮子獨擅長焉豈

非其天資過人即使得達而遂其四方之志閱歷天下名山大川接見海內巨公名士以聯發增益其才識更永其年俾盡其學問之力少陵秦州以後詩境豈難造乎惜乎困頓諸生年甫四十有五身未得出鄉里而歿也悲哉昔蘓子美歿其賢夫人許氏以其集及狀介其父太傅公求歐公爲序爲銘先後兩得之今大裕賢矣余旣不及爲銘而僅序其詩又才不逮歐公萬萬所序不足以重馮子之詩有愧大裕多矣再考歐公序梅聖俞詩謂其窮而愈工今余于馮

子反惜其未達而若謂未盡其工也者蓋馮子存日
與念慈交及今大裕數相見執禮謙恭皆行古之道
者念慈固不敢效世俗泛常之腴言過當而反掩其
實亦猶行古之道也大裕弟大章今已舉于鄉行且
捷于南宮是殆能梓馮子之詩傳之而且繼其志以
廓其未竟之緒者念慈深有望焉更追計昔者山館
酒壚同時酣暢之人惟念慈及寇五篤生差少達而
篤生終限公車念慈仕跡坎壈且十九徂亡獨此身
尚在人世盡生平之力而詩猶在離合之間是窮達
兩無所取也又安得起馮子而為我論定之哉



外祖明巡撫河南中丞袁一常公 奏議序

先外祖中丞常公生平爲人敬勤廉謹而專一凡事無巨細率以實心力行幹始要終期於必成卽燕居獨室中或對家人子弟行不趨坐不倚罔有戲渝傲惰疾言遽色所著衣履至敝爛終無油垢跡由貧士登第仕宦至獨坐凡公私疏奏詳案批答書問之事皆一手爲之從不延幕友及假手胥吏以至宦成里居一切澹泊寧靜不爲一驕奢縱恣之事終其身如一日此念慈自三歲養於外氏所目擊而心識之者

名曰山房文集
也其歷宦自部曹而方面閱晉蜀山東河北皆體國恤民實心善政計畫周詳所至吏畏民懷至今過其地或尚有故老相傳能言之而咨嗟太息者而其忠貞純一先見熟籌一身用舍係國運之去留者則略見於撫豫諸章奏中念慈幼少時未能知解及稍長而先外祖卽遭亂見背其稿長舅氏亦長厚慎密人藏在秘笈不以示人故念慈生六十年亦未嘗得見而讀之己巳夏依姻家楊退菴中丞在武昌外祖遺腹子少母舅陽仲攜走江南就善工刻刻先過楚相

示命爲論定念慈卒讀二復乃瞿然嘆曰有天下國家者其所以隆替存亾惟中外一二大臣是視而其人間所以撐扶隕墮之故豈不以其人哉乃既得其人而用之有效矣復不能竟用之使盡其才力以成其事功或撓於肘掣或奪于中罷此非其人之不幸蓋有運數存焉而非人之所能爲者明祚之移于流賊古無有也而賊之日張剿辦賊者實養成之蓋其初起本非有大志也不過地方鴛鴦不逞之徒或迫于飢寒或陷于法律乘成平日久軍政廢弛偶相聚焚

各口山房文集
刳以緩一日之歿故兵來則走而之他兵去復來轉徙遷流無有定向在外司兵之官撲勦不力因而滋蔓以致烏合鋒起然當其各自爲隊未相合并時本兵者若能檄責諸方將兵合攻分勦如塞涓泉伐兩葉耳乃內外諸臣漫不爲意地方猾將孱兵旣無滅賊之責縱賊之罰率尾而逐之於旣焚旣掠之後俾其流去卽居以爲功無有能豫防逆擊合謀剪除之者方其在秦省時已然及渡河而晉而河北勢猶未大張也迨更渡而南巢穴于豫省嵩少九臯諸大山

中股數愈多狡謀愈工始或分或合出沒無常攻城破邑燎原之勢漸成時中州撫臣率以此得罪歲易其人而中外方聽報賊如談鬼說虎色奪骨寒視督戰若登險履冰魂銷心悸倡爲撫之之說避亂倖功而賊勢愈養成矣先外祖撫豫于崇禎十年十月事勢已不可爲之日賊方集陝雒間窺伺北渡甫聞成命卽忘身盡力疾趨衛輝邀請王師由孟津渡河以折其鋒賊聞之皆膽落南竄乃赴汴履任已便出親行間躬督戰攻以勤集事以廉率屬以公明信令磨

各口山房文集
勵將士其有功者尺寸必錄有罪者纖微必罰不可
以苟得賄免故將士服其廉樂其公乃相與一志同
仇効其効力又有姪生員日引者天成驍勇身親行
伍中與將士同居行飲食每戰卽身先陷陳諸將又
誰敢獨後乎以是兵志日堅氣日振賊無有能當之
者故自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二月凡歲有四月間或
尾擊或逆擊或夾擊或暗殺或截殺或追殺在宜陽
之東趙保葉縣之保安驛襄城之白菓園襄武交界
之北舞渡唐縣之戴家店舞陽之詹山葉魯地方之

觀花崖虎頭崖邠縣之高鐵爐雒陽之西水寨伊陽
之馬廟山泌陽之饒良鎮鄭州之雍家寨鄧州之埠
口祥符之高坡中牟之西二十里舖嵩縣之寺莊其
他由監軍塘報兵部兵部轉據題報不在疏奏內者
無從考知卽今疏載所及大小凡十七戰每戰必捷
於其任賊未破一城邑勦勢已成撲滅可期矣乃有
按張任學者自炫知兵冀圖巡撫以求改總兵爲
上疏陳請廟堂如所請改授且有旨分兵十分之
一而勦兵遂不敷調遣矣任學復不自怨艾反遷怒

惇惇日相尋釁又安望其一乃心力共圖勦事哉會
朝廷又特設總理部院以熊文燦爲之徃于海上招
降鄭芝龍已事一意主撫中樞不知將略且其心亦
幾倖有成先外祖旣受熊節制而諸將之怯鬪者皆
倚以爲詞自是被牽制遂不得竟其勦賊之志又
明知撫局必敗國事隱憂將有不可言者故前猶屢
書上熊痛言勦之可爲撫恐中賊狡計而猶難于善
後俱不蒙採聽及茲乃上疏直言主撫之非兼自求
罷斥熊公銜之旣互相糾叅又嗾其黨撻砌莫須有

之事橫加譖毀廟堂不察先外祖因而解任賊乃相
慶于山林艸澤之中未兩月遂攻破城邑十餘日以
賜張而明祚存亾之機自茲判矣雖其後賊亦偶有
就撫者而特復颺去流毒楚北迨李自成起關中雖
非豫賊營分而其先固本與諸賊同起者遂使大命
終于流賊豈非運數爲之耶運數所爲人莫能爭况
獨一撫臣之力乎然卽其疏奏與往事觀之使其身
一日不去則群寇一日不得狂逞國事一日不至大
壞其力實能與運數衡角有不得不陰使之先去者

亦較然可見矣然則是編也先外祖生平忠貞廉慎
至誠專一愛君憂民勵兵燭機之方畧實政雖不能
畢盡而覽之者其一時兵力賊勢之勝詘事機謀慮
之得失廟堂之上主兵者之庸懦無識及身列言官
而止知黨同伐異不顧悞國殃民與夫國家用人取
舍之是非隆替存亾之判別皆從可測識矣後之有
國家職兵事者撫是編以鑒往知來治平其庶幾乎
詎獨一人之忠謨將略也哉如謂念慈固中丞外孫
也或憤于中丞之不得志而其言非盡出天下後世
之公是則奏疏具在請逐閱而深維之可乎

吳晞齋書簡齋集序

文者道之餘也惟讀書研理于中確有所得道積而章斯左宜右有無所往而不逢其源卽一應接贈荅間其醇漓邪正亦自可辨願縈心世務心與理弗洽雖多讀書筆墨敷贍而讀之漫漫然罕所醒發作者亦不能自道其命意立言之所在後何述焉竟陵吳孝廉晞齋篤行君子也于世俗周旋家人生產事皆夷然不屑惟喜讀書一寓目輒洞悉義指自墳典六經以及史傳子集之文靡不究覽撮其奧旨以蓄其

德識其事跡以達其用由少至壯而之老矻矻焉如
一日念慈待罪竟邑僅九月晞齋罕至我室或因公
偶接觀其容漠漠然耳旣辭職侯代乃得與之性還
間燈青夜永酒行半酣語及古今治亂得失風會升
降人才消長政教隆替之故晞齋則又張眸奮袖論
列指陳詞旨慨慷故知非無意當世者而乃獨甘以
孝廉終其身不求表見蓋其中不惟有所得亦實能
有所據矣他日念慈暫去竟陵晞齋遂已下世比再
至哭其墓其子鼎彥手所著青簡齋詩一編相示旣

訝其少又大率皆應接贈荅之作更數年彥走書求
爲序念慈復索其古文詞亦寥寥如所示詩更索之
且謂晞齋讀書論世其詩文豈無關係世道人心者
何獨秘之耶彥乃荅書云先君詩自某歲公車還畱
白下與某某先生輩倡予和汝每篇成時人競相傳
誦而並不畱稿文自遁跡丘園一室中日有撰述計
集之當盈數尺尤不肯示人卽彥亦未嘗得見焉遭
捐棄後遍搜諸稿竟不可得其有無關於世道人心
可想而知已然則晞齋之詩若文其以言乎古今治

亂得失風會升降人才消長政教隆替之故者當必有藏之名山付之密友以待其時其人而後傳者此特其嗣君從生平交友卷帙所存搜得之者雖未免爲應接贈答之作而往往含意蘊旨其指歸皆粹然一出于正故知元豹一斑吉光片羽亦非淺學浮漫者所得比擬也嘗聞晞齋當稻熟時家人請行田已登輿矣夫役未集獨手一卷書展讀其中自晨達暮與夫終不至家人請歸內則仍手書以入怡然不詰所以是其于世事家事不惟不屑并遺忘之矣遺于此而獨深于彼其天性純粹道味沉涵豈可學而幾焉者晞齋又工書求之者每磨墨汁抱箋軸以前雖長夏寒冬揮汗呵冰悉僕僕應之人得去莫不快意珍藏細人或用以貨售而不自吝惜其所事不以爲名皆此類也故其終身專一于讀書惟以研理求道而已曾不自炫于人人焉得而述之念慈惟因其德行以想其文章因其緒餘以想其全備而姑序之如此

胡石庄先生繹志篇序

晚季風氣寢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墨士
作爲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
百家蓋附緣情事以立論敷詞篇什短小易于結構
耳求其無所附緣而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
之自荀列而降世所述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爲高論
善辯騁才以遂其所見意嚮詭僻背戾于聖人之指
者徃徃然矣矧能內之極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
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遠之俟諸來葉者乎竟陵

谷口山房文集
胡石庄先生自明崇禎間蚤領鄉薦入本朝無意禮
闈乃謁選部既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老以孝廉之
身全歸勝國放還之恩丐諸當代不忤于時無羨于
世臥天門巾栝間足不出戶庭窮年誦讀于書靡所
不覽而深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宏深奧博
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著
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慈宰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
于先生既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讀先生之詩
亡何先生歿念慈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

褒所求得先生所著緯志篇若干卷則洋洋纒纒自
志學明德逮尙論廣徵爲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
賢修身立命以及帝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之措置
施爲名臣賢士之所以物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
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
推準時會凡三萬餘言體之可以修身可以治天下
要之本十三經博稽史漢彙括荀揚文中折衷周程
張朱之說其學務爲有用其論不雜竒詭念慈始若
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于先生生存之日問辨

講習焉然使先生至今在則此書終不肯示人念慈又烏得而讀之所苦客囊微薄不能亟謀梨棗以公天下後世乃手鈔而笈携之並畧序管蠡之見以歸之褒此書在天壤先聖先賢之靈其式憑焉會當有知而傳之者褒其母以湮滅過慮可也念慈所見于先生者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篇相表裏而特不分條目殆是篇取材之餘乎亦必傳之作也

張母王太夫人九袞有一大壽序

嘗讀詩三百篇至閔宮著頌遡自姜嫄以迄于禧母成風曰令妻壽母蓋以受祉必本于內而女德之造人家國因以自求多福者爲靡有涯量也地道成女由夫而子咸陰相焉易首乾父而應地無疆豕獨于坤言之豈非以坤德柔貞承乾之健而濟以委蛇應地生物而能歛藏之克全其博厚悠久之美耶若咸陽張母王太夫人者殆其有之矣凡女子之生而希異於世者莫不曰夫若子貴而且顯樹功名于當代

身膺象服翟芾板輿焜耀鄉里斯爲閨中得志于時
者之極致耳雖然陵母捐軀以就子功滂母喜子齊
名李杜而許其身殉鈎黨是皆心豔名譽雖復著聞
史冊其于完骨肉全孝慈之理不無闕然揆之人倫
之正豈有當乎太夫人獨不然渭城張氏世修后稷
之業至文學公駿猷始以治戴禮爲儒者性固穎敏
好學嘗有奇疾倚牀而哦者三年太夫人以名家子
來嬪焚膏勸相晨夕有加故文學公于經術史傳融
貫博通尤曉暢古今得失有意當世之務試輒吳等
迨太夫人有丈夫子五其伯仲溫如玉如琳瑯繼起
顯名藝苑文學公始悠然自放而專以君民施濟之
事屬之令嗣太夫人獨從容勸戒曰吾非不喜若等
策勲盛懋以揚名顯親顧吾自明末爾曹方總角時
習聞自郡邑中來人傳言時政令甲煩于上民氣促
于下業知天下將雲擾而靡有紀極也蓋嘗以不仕
箴汝父近始聽我今雖

聖主在上銳意治安而中外奉行弗實恩不下究仕者
豈真能行所學以利民物哉亦徒私俸祿爲身家計

谷口山房文集
耳吾家受先人隴畝幸無遺困廩憂豐年觀爾等與
問黨理粉榆之社伐鼓報神卽不幸值凶歲人餒我
飽散其餘可以仁及鄉里吾願足矣甚不欲爾等苟
祿仕宦效世俗之所豔尙也故文學公晚年優游林
壑而溫如偶膺選拔應一命卽不復再求仕進皆太
夫人所勸教然也至于文學公喬梓延納賓客則又
率子婦輩謹理中饋孜孜若不及蓋欲以麗澤之義
資益其問學耳今溫如兄弟或僦儻磊落交盡東南
有聲士林或克家好施德重鄉邑太夫人有孫五人

曾孫一人息女適吾邑名宿劉公子俱英妙秀發蘄
然見頭角會

朝廷治化漸成紀綱日正太夫人方撫賢倩聞孫含飴
訓迪其乘時之盛以顯名于世太夫人當又不靳矣
太夫人今年九十有一神完善飯子孫環繞膝下或
命兒子侍坐林間問某隴畝阡陌樹藝盛長若何某
園圃果疏菜華實甲坼若何或從晴窻中聽諸孫
自小學歸懷書口誦呼啖餅餌骨肉歡聚孝慈兼全
天倫之樂孰有愈者然則太夫人其全體坤之歛藏

而他日諸孫觀光上國鸞文鈿軸踵至方來又善兼
乾之與時偕行者乎其自迓景福以陰合無疆吾于
其德信之矣温如蓋嘗謂念慈曰母氏孝慈勤儉人
猶可幾惟先君當倚牀之年晨夜侍湯藥無少倦怠
者歷三年如一日此則古今傳述中所不多見者固
知太夫人于倫紀之中一本至誠誠故悠久其享有
大年宜矣夫九十數之成也又一者復始也若冬至
之陽方興未艾從此一成再成以至于大成又孰得
而禦之其鄉之人謀共舉觴屬念慈爲之詞不于其
成而于其復始誠善祝也哉念慈與温如兄弟結爲
弟昆于太夫人有猶子之誼頻年流浪初歸適會太
夫人稱觴之盛得分被寵榮固念慈之深幸也謹敢
以不文辭因樂道而序之

以下文籍因樂而享之

夫人稱顯之溫軒衣好讀樂固念慈之樂幸也聖堯
弟具于夫夫人有能于之節能乎飛身以觀國會大
如而于其財故精善師也造念慈與盛收只榮詩爲

壽攝涇高陵朱侯序

前古以儒學治天下故其施于政也一如其所爲學
優若不迫沛若有餘可大而亦可久後世雜于功利
居心既殊則其所措施亦俱卑陋苟且躁決矜憤既
鮮優裕之德曷覩悠久之治雖運會日下學術滋僞
與亦以儒者不見重當世而上之所以育才者已疎
也三代而下惟宋治爲近古太祖好讀書易藩鎮爲
諸州皆簡選儒臣知其事用德行道義先天下使知
禮義廉讓之風太宗首開崇文館作興文學風示四

方故自建隆以來人才輩出及元祐間周程張朱諸大儒闡明絕學直接孔孟之傳而考亭夫子于凡四子六經之書莫不詳註俾學者可尋繹而入于是五帝三王之道之精意得至今不泯厥功尤懋今高陵明府朱公爲考亭裔孫能世其家學器宇醇深文辭富贍歲戊午

上命內外諸臣舉博學宏辭之士公首膺薦剡維時念慈亦謬廁其末一時徵入長安中者靡不造請炫驚履刺交于衢陌公獨閉戶讀書澹然無營念慈亦以

生平微尚稱病弗出故兩未通謁而其後亦遂相次罷還念慈學術弁淺固其所也公學十倍念慈而其家故以資雄于姑孰亦斤斤焉與之同罷竊以此窺公中有所守蓋不僅以文章自命矣已念慈遂引病就部辭職流浪江湖間復十年所而公且奉

命出宰陽陵矣陽陵去涇五十里而近鄉人之至于南稱述公循良者日交于耳念慈乃嘆曰在今日令宰之不可爲亦云極矣上焉者惟章程是督過于東濕而下焉者力竭風頽競絀兩困公不艷清華之選而

顧以民生爲急始用邵子所謂正學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歟念慈徒浩然解組自放寬閒之野則學力不逮遠矣己巳冬歸過陽陵經新寺固嚮所相戒爲馬客飄忽行人率疾趨而過者也至則行者徐徐休者于于途歌相聞也問之乃知自公下車來每躬出巡緝戒道路守望相接盜不入境久矣念慈益嘆公之果有施于百姓如此也未幾而涇侯常讀禮去任涇人稔公昔攝富平恩德在民故相與殷望曰吾涇何緣得高陵侯暫相寬紓我乎

迨三月兩臺果借公才使攝吾邑邑父老乃謹呼相慶曰侯果來蘓我矣旣至則進涇民而問所疾苦知當常侯爲政駿發聰察之後急宜予以體養首飭檣書稱收惟正而民一甦于加耗矣時涇邑草竊公行民罔敢問城內外居民率無安枕之夕公曰此輩敢無忌憚者必有爲之主藏而其豢爲外府卽我所任以緝捕者也旣廉得姓名乃督限捕役得其人數輩立置之法而民再甦于盜賊矣至于凡獄之興咸以平心明聽初則化大爲小繼且化有爲無而民更甦

于訟獄矣邑西北故鄭白渠灌涇原醴陵四縣田若干頃先是公嘗從陽陵躬往疏濬釐其主管之弊是涇民于公未攝之前受公賜已久也其在涇陵一薪蔬不食于民俸錢弗給恒自家取足一日裝載及關以海錯報入稅權使者疑而發之中得白金四百餘乃咨嗟歎服公之清操撫字不求人知類如此至敝邑士大夫甘拙守者固多而自軍興以來其因緣雜進日出入于父母廳事者亦復不少公雖弁容弗拒而禮遇之中咸有差等用是人各自愛化鱗爲魴豈

非有以示民不佻也歟今七月望前四日爲公覽揆之辰涇紳若士謀壽公而屬念慈爲之言不敢辭復不敢諛亦惟卽公所自有者頌公而已夫公以真儒之系被服大雅不求捷仕不卑矮簷出其學以道濟吾民其薄歛也廉以仁也其弭盜也智以勇也其息訟也義以信也勞于濬渠永惠愛也辨于禮士敦政體也至其學之緒餘見于文章吟咏如所示洪堰禱雨喜雨諸什固無念不在民生其他亦俱穠如肆好得溫柔敦厚之旨固知其中粹然故有言藹如也夫

陽陵衝也涇又夙號繁劇公兼兩邑之政往來炎暑
中不見有矜張之跡煩勞之色而事罔不理政行俗
變而民不知所以爲之者與人接無疾聲遽色詩書
道德之氣溫溫被人是蓋得其家正學之傳而以儒
術爲治行一本乎至誠悠久之理卽配地無疆在是
矣公之宰陽陵已六寒暑政簡刑清人民悅服制府
中丞公旣兩上其績于

朝廷紀在司勳今

天子方重道右文以儒學化天下以育養一世之才凡
先賢後嗣卽未必能賢者莫不齒而錄之况如公之
文學政事堪表一路者乎升庸

內召可計日待矣念慈又樂公以儒者之治普被寰內
一洗晚近功利之習編氓私愛雖欲久依怙恃正恐
寇公之駕無由更借則今日得稱兕以覲公于吾涇
之堂實涇人之榮幸也用是踴躍而爲之序

谷口山房文集總目

卷之三

碑文

當陽縣玉泉山重修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文 宜君縣石堡村創建菩薩廟碑

傳

張烈婦傳 嵇封君傳 張鳳狍鳳狍兄弟

志略

烈婦王氏志略 瀘溪令周公父子主僕

誌銘

閻孺人誌銘

當陽縣玉泉山重修漢壽亭侯關公廟碑文
當陽縣之玉泉山有漢壽亭侯關壯繆公廟其創始
之時及殿廡門垣之嚮背廣狹念慈夙未至其地又
未得其故碑版所紀載而讀之都無從考獨考志當
陽有侯墓遺體實葬焉其廟之近墓者必弘麗軒敞
是以妥神靈而生人誠敬也厥後漸就圯壞亦未覩
其摧敗至何等必其荒涼蒙沒有足感乎人心者也
今重修且落成矣亦未知其爲殿幾楹廡幾間門幾
重墻垣幾堵金碧之輪奐若何象設之威嚴若何視

昔有加抑或未逮然必其所以妥神靈生人誠敬者無弗備也凡神之見祀于四方亦各因其耳目所習此之所祀彼或否焉獨侯廟遍天下窮鄉鄙陋莫不崇奉男女貴賤老穉眊隸以至兇頑狂悖之夫過之者無不肅然敬喟然嘆豈非其純忠大義有以深入乎人之心而感激乎百世者耶侯往在荊州禦災捍患馳驅經營最久當陽又其以死勤事之地于祀典尤合當其攻曹仁于樊決漢水灌于禁屯七軍皆沒斬魏將龐德梁郟陸渾間羣盜皆遙受印號威震中

原曹操議徙許都避之一時功業赫然盛矣顧其志不遂訖以身及難于此固古今忠臣義士經過憑弔所爲痛心悲憤芴皇焉而不能自己者雖侯生前一志報主久已自忘其身死而化爲日星河嶽之正氣充塞天地無所不至何遺體之足念乃人心之所繫以爲侯所葬之地固不同于他方則其精誠所感召當亦神之所降鑒馮依者矣夫忠義之在人根于心發于性不以時移不以地易感之則奮導之則流今見侯廟將廢而惻然不能已于修葺者是其端已

二人發其端千百人爭起而助之可以觀心性之大
同廟成而過之者肅拜望之者起敬俾人人各得所
觸而興于忠義亦侯之心也哉邇者逆臣背叛王
師賈勇南伐又人人抱忠思奮之秋適覩侯廟聿新
于以見忠義感發神人協應之機計日佑啓我軍制
勝摧敵底定南服不獨當陽一邑蒙被神庥已也是
役也倡始者高御史某等丐予爲記則參領郎某余
雖未及拜謁廟下而慨然于今昔廢興之感樂聞其
成亦所謂感發于忠義者乃不辭而屬文焉

宜君縣石堡村創建菩薩廟碑

菩薩修證積累與佛原無差等惟其願力弘深意在
盡衆生皆歸淨土故各就名山開立道場說法救度
不肯卽正果位然則其心視佛倍爲悲切其法倍爲
著明矣學佛者類從此得度方有證入世之季也有
政而無教王化凌彝刑罰告令但足制人事陽惡不
能消其心之陰毒象教之設又曷可少而陰毒積中
常至不可解脫者尤莫如婦人宜君縣石堡村僻在
谿壑之間然居人衆多頗稱大聚仕宦儒生徃徃而

有其于聖人之教澤王者之禁令亦既習聞之卽神道設教如關壯繆三世佛舊俱建有廟宇康熙二十有九年村中士民及善信婦女又各競捐資財就隙地創修菩薩殿一區是必其心之嚮善日篤而功有望于救度也况婦女同心是難化者咸勃然動劃然啟若堅冰將釋渙就春陽矣吾聞陰毒之氣積而上達或釀成刀兵灾沴今石堡男若女重象教皈道法如此是殿既立則凡爲善者之心志莫不萃聚歸向于茲而勃然者日以達劃然者日以擴善氣之積日

祥攸集室家安和子姓繁茂士農各成其業灾祲不害其歲吾于其心卜之矣殿之成已若干時矣雖爲宇僅幾楹而寶相莊嚴金碧燦耀皆足使觀望之者興起從善菩薩之願力亦因以及衆焉庚午春念慈過村之楊氏時涇州學正楊素懷以侍養在家屬爲文以勒諸石念慈雖不諳佛法顧獎善實夙志也因不揆固陋而記之

34
2
P4 右页码乱内容连续

不特固陋而晴之

文以博蓄口念慈艱不詰制去願獎善實夙志也因
歐林之魁丹却密州學士魁素勤以持養其家蠶為
興賦所善苦勤之願也亦因以文舉無與于春念慈
字勤矣勤而實財其銀金等物數皆以助贖望之皆
害其遺吾干其心小之矣與之知已皆干却矣艱為
無如某室寒安味干故樂於士農各勉其業災難不

張烈婦傳

烈婦張氏者山東膠州學生員韓仲子士楷妻御史
懋禧張公弟生員懋燧女也幼字於韓以士楷隨父
任永州故年二十始歸歸二年士楷死氏自經以從
人咸稱烈婦焉烈婦生即端慧幼嫻女訓母高久病
烈婦年甫十三備極孝養見母羸不勝勞勤于凡中
饋米鹽醢醢酒漿及婢妾織紝縫績衣服之事一切
代理母死哭極哀益慎女儀勤家事及嬪于韓氏持
婦道惟謹值姑病亦久事之如其母凡藥餌飲食無

夙夜咸親調以進未一載士楷亦病烈婦左右調護
出則仰天蹙眉入則怡顏慰藉脫簪珥市藥物絕不
使姑與夫聞求所以適兩病人懷者靡不至歲戊申
產一女士楷病益篤烈婦憂廢食寢遂成疾疾中每
念姑病不置其夫之食藥猶親檢視士楷疾革烈婦
卽絕粒誓殉及歿痛哭陷膺絕而復甦者三視含殮
畢從容辭長幼告從死家人固阻之弗聽復抱其女
以動之乃謂姆曰第善事吾姑此女弗顧也後數日
防者少懈竟自經士楷柩傍時天忽慘變烈風大作

繞庭院者久之里人相傳奔聚觀問者如堵牆莫不
咨嗟歎異士大夫聞其事於州郡及督學使者達大
中丞疏於朝奉 旨旌其門

李念慈曰若張烈婦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念慈因
之有感焉夫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也臣不二其心
婦不二其天斯亦善矣如必以死稱將使國無顧命
之臣家無撫孤之母也或當國破家亾亂離顛沛之
際不得已以死全其節宜已若烈婦之夫以病死其
翁若姑皆慈而秉禮烈婦苟挈其呱呱之女晨炊夜

谷口山房文集
績事病姑以待伯有次男請於翁告於廟爲士楷立
後而撫之其誰曰不然胡爲乎死也耶又嘗竊觀之
自世風變而趨下教化衰微廉恥道喪反面事讐者
勿論矣又豈少意氣所激始未嘗不金石自矢迨託
立孤報讐之義一隱忍全其身久而渝焉多有不克
自保其初志者故蓋棺而論定自古已然况婦人以
身事人當茲習見兵革鬪爭之世苟一日未亾又安
能必其身不遇搶攘變故耶烈婦之死其有見於斯
也乎

嵇封君傳

君諱崑號憩广常州無錫人以子永福順治乙未進
士初授浙江嚴州府推官得封如其官君天性孝友
多讀書明義理躬行不怠爲鄉里所宗幼攻舉子業
卽規模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永叔諸人恥爲趨時
之文旣長爲邑名諸生益博讀羣書遊馬文肅公門
所爲文比先正大家手纂四書尚書疏義析疑辨異
多有發明五上鄉闈皆被黜會永福中甲午舉人遂
棄青衿自號憩广專以事親教子爲事遠近執經問

谷口山房文集
業者翕然歸之父仰恒公性極嚴封君事之每雞鳴已候于寢門外侍側下氣怡聲有問乃對肅容則正襟隅坐或弗懌必跪承教撻則婉容受之伺顏霽然後退夜必俟其寢酣乃屏息出奉養豐潔仰恒公好周人急難封君每先意承志歿之日哀毀骨立居喪三年人不見其齒事母張孺人如其父母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作孺子泣者百日寢處苦塊盡三年葬後宿墓草中累月仰恒公有手書遺訓及自著行略又張孺人歿時遺一襦皆謹藏之晨夕展視必泣嗣後

逢忌日祭必泣春秋埽墓必泣時祭必泣終身弗衰弟歿有遺子其母病則命妻乳哺撫育之與永福無少異諸女兄弟貧乏者周給不絕兼撫其子女後有蚤歿者既爲殯每念同胞零落輒涕泗橫流宗族戚黨及朋友子弟有佳者或善讀書則喜見必勉以勤學作好人友人遺子女或爲之婚嫁護持教誨如已出喜朋友自少至老卽一飲食非對朋友則不樂終身不食于內私室之中夫婦相對無褻容無諍語終身不置妾媵其母張孺人嘗有吾家一對好道學夫

妻之歎其教永福也斗室中一几一榻俾日夜侍坐
寢者六年凡六經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大家之文咸
口授而節解由永福爲諸生以及舉于鄉日益加嚴
迨成進士歸則手書五戒使人迎諭曰勿妄聯宗勿
輕結親勿濫收奴僕勿竿牘地方官勿得罪鄉里旣
官嚴州則誡曰官無大小其家父母妻子兄弟皆託
命焉勿輕壞人官職果不肖爲民害者則亟令去官
勿苛求贓款敗人身家以自見風力又曰刑期無刑
必無刑乃不愧刑官就養往來道路間不會一客屬

吏若紳士或踪跡之則亟引去卒無敢以餽遺進者
其在嚴州也值海寇內侵僞檄傳至郡吏民惶遽不
知所出永福慮驚封君弗敢聞君察知之曰鎮亂以
定決事以義脫有不測有死無貳毋以我在此有所
顧畏乃命會堂僚屬吏于郡治門立碎其牌羈其使
仍糾紳民誓死登陴守事遂定賊竟不敢來犯永福
嘗讞一大僚其人輦金投封君于家立麾去且急使
人告曰當益持正執法勿撓後謫歷城則戒之以循
分盡職胸中勿存芥蒂其自謫所寄俸錢爲養則曰

爾祿薄安所得此得無因是小損名節者戒勿復爾
所奉一裘亦不肯著又不欲傷其意曰吾幸無寒姑
藏之以待故舊之寒者封君家故貧中年尤甚笑傲
自若曰吾豈能事生產長戚戚耶所居安處朴陋不
肯遠舊宅曰此吾王母守節之地吾父拮据守之者
也當永福之謫也實以他人遭賦受累公則曰渠皆
吾貧戚汝一置辯則其身家壞矣升沈有數其安之
封君以爲人排難故遭橫逆領而不發因病疽時永
福在謫所急寓書曰疽固有由來然吾所自取脫有

不測勿相尋爲難疽亦旋愈而其人聞之愧悔無以
自容公反解喻之竟懽好如初受封時永福製朝衣
冠上之君但一著謝 恩曰吾父母積行苦節而不
得享子孫之榮吾其忍服此故晚年種竹移花稍與
邑中諸老爲山水文酒之交冠帶之會輒辭不與其
終老不忘親如此君今名乃改籍入吳縣學時所更
初名節申字孟求蓋仰恒公痛其母黃孺人苦節撫
孤而不得旌冀君有以申之也則其純孝源本亦有
自來云

李念慈曰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古帝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史則其考鏡得失之林也自選舉廢制科興漸失實矣後乃沿而爲八股之文引意屬對惴惴然罔敢馳騁以見意世之學者習焉有白首宦途而茫然不知諸經與史之大略者矣夫驅天下人自少之壯之精神心力而委之於無用之尺幅古帝王修身治世之書反無聞焉朝廷有事欲求一通達義理曉暢古今事情之大儒而用之又烏可得哉何也其所以詔之者非也卽間有一二軼羣

之士能不爲時執所拘縛而以古學自命其不廢棄于時者亦鮮矣如嵇封君者可感也然封君之學又以其能力行而乃克修其身以教其子不徒以能說書爲文章稱也士亦各自奮爲躬行學士者耳遇不遇何害顧吾不能不有憾于始爲八股者矣

時向害爾吾不指不背對干故為人頌者矣

張鳳翽鳳翀兄弟與難全忠傳
張鳳翽陝西延安府中部縣人康熙癸丑進士十九
年授四川重慶府酆都令八月履任時蜀疆新復人
民逃竄方事招集未匝月遭譚弘彭時亨復叛翽方
被檄督運進滇軍需在外聞變知城垣崩塌內無居
民無防兵不可以守乃與百姓誓團聚邑之西山操
練鄉勇與賊抗拒堅持五閱月屢間道請兵救援不
至二十年正月又潛往重慶請兵翽身率鄉勇三百
餘與攻賊營破之擒偽副將許登甲仍導大兵進攻

忠州梁山一路招降僞副將楊應舉秦朝相僞遊擊
楊文遠等遂復川東前功俱經塘報督撫鎮批允
題叙及事平通查會前在軍督撫一內陞一病故查
覆者未經分晰槩以失陷城池造報革職

張鳳翀狃同胞弟與兄同科進士同時授四川順慶
府大竹令同時任邑從無城池又遭亂後居民盡逃
山箐城中惟荆榛瓦礫而已未一月卽值譚彭之變
翀身率僮僕及衙役數人拒戰遂被執逼授僞職不
從罵賊求死觸怒非刑亂杖折其左腿右臂血流氣

絕家人高懷王進忠收屍號哭被賊立時擊死翀夜
半復甦邑民負救至山砦裹創聚衆復間道請兵恢
復邑城及川北一帶當自賊中初出時經各上官驗
明傷痕發往兄鄴都任中調養及事平檄徵復任不
就遂辭歸養母嗣並以通查未經分晰革職厥後兄
弟亦各赴四川督撫具呈及叩 闡控辯皆莫肯爲
直九苞乃紀其前後始末爲與難紀事錄以自明云
念慈曰若鳳翀鳳翀可謂不辱科名者矣其平日讀
書知道不以顛沛去仁可槩見也夫道德之士事功

不足與比倫也經濟之士華膺不足與比倫也方其同成進士也鄉里羨慕之不過謂其勢位富厚所固有矣及選授殘邑俱撫集得民心觀甫月而能團練鄉勇得其死力可知也乃突遭逆變兩人者俱能不屈其節全忠成仁是非周于道德者烏能不亂于邪世若是夫忠孝節義者道德之所表見也使狃狎各授他治平地方或雖授蜀而不遭逆變得盡其經濟之能奏績于朝歷階遷轉卽不屑爲富貴華膺謀亦不過建豎顯庸爲事功之士而止今遭變以忠孝節義著爲吾道中第一流人物雖官去而名成德全是變亂者地方之不幸實兩人厚幸也及之而後知爲之而始見初念旣正定力愈出盤錯相成兩人亦不知其所以致此者不然天下之讀書成進士卽兄弟同成進士者亦豈少乎哉吾因歎夫士不遇而才力勲名其淹沒于抑塞坎坷中者固多已遇矣而處順安常忠孝節義之大其淹沒于富貴福澤之中者政復不少也九苞兄弟亦可以無憾也已

志略

烈婦王氏志略

烈婦王氏山東濟南府新城縣人明考功郎象春王
公女歸邑生員徐民和生子元善四年而民和病且
甚烈婦日夜侍藥物飲食惟謹子方幼牽其裾烈婦
揮之曰父在乃有而母父去誰爲而母者以義絕愛
志見乎詞其言甚悲人弗之覺也民和歿烈婦年纔
二十號踊期必殉父母諭以撫孤之義乃彊飲食弗
哭泣民和雖方伯後家故貧當考功公捐館時分烈

婦貲二百金固辭弗受曰散髮之人焉用此爲布衣
蔬食日撫孤而教之有違必加訶責已復慰藉之以
母代父嚴慈并至以此元善年十五卽有聲庠序又
二年乃娶婦拜堂下烈婦始大慟出聲曰不圖今日
得見汝成人吾心力竭矣此後汝自爲之壬午寇至
邑破元善尚在城頭亂兵突入其家烈婦矢不辱死
焉稍定邑令以其狀上之郡郡轉達直指公將疏于
朝會革代寢元善痛其母以烈終而不復可得旌也
遂更名夜字東癡捐棄青衿不求仕進終身守其壟

前新城縣知縣李念慈曰考功王公爲一代風雅之
宗民和雖不遇于時而德行文章爲士林重元善雅
善詩古文詞抱道自晦遠近慕其風嘗願見不可得
烈婦以考功爲之父民和爲之夫元善爲之子身能
捐生完節以還其所生人傑也與哉邑有隱德而表
章之維守令之責余以康熙戊申改官來新城去烈
婦死之歲三十有一年矣至則求所爲邑乘者而修
輯之不可得然從邑人備聞烈婦事明年乃得式元
善之廬又明年以催科無狀罷邑乘之紀載非吾事

矣而章善之心則弗能自己聊私記其略以待後之
善善者

瀘溪令周公父子主僕殉難紀畧

瀘溪令周公諱晉英浙之仁和人由拔貢任侯官教
諭陞瀘溪知縣以順治八年五月任是時辰州初闢
沅靖辰溪五寨司環二三百里間皆僞帥屯駐而土
孽姚啟唐楊通前猶據縣之四都六里邑屬十踞其
八離城三里外 朝廷法令不行公開誠招集乃悉
投戈復業稟受 令甲秋八月逆賊楊國棟姚啟唐
楊通前郝搖旗等勾通僞國公高李三家突犯縣城
城內初無兵卒公及長子之篋父子分汛率紳衿民

民櫻城死守八晝夜援兵既至乃却避賊鋒立營江東公惟借其聲勢躬率團練義勇逆戰於江之南賊為引退城得以全又奉鎮道檄招撫諸營賊帥挺身入其壘招出通前全營及國棟營裨將三員鎮道趣招撫愈急乃再往諭以大義已說降石萬民等惟姚啟唐頑梗不化公方以長子之簠為質而身却還報啟唐驟變局脇公使降公不為屈且正色坐呵之遂遇害之簠痛父隕益矢口罵賊賊併害之僮僕盛安陳賢戴升等共十三人一時義不苟生皆自殺會辰

瀘復陷當事者遂不備疏其事夫人楊氏于亂兵中護喪攜諸孤避難于武陵之進陽村路遇潰兵四掠婢僕星散夫人以情從容正告之獲免歲復大稔採藤花菱根作食篝燈機杼課諸子誦讀後輔臣洪定湖南夫人攜孤子叫號軍前事乃上聞例得贈廕而無力以營部覆 卹典卒不下之簡乃杖策從經畧軍計殺賊為父兄報仇有功 題授沅州丞後仕至宜君令以公父子忠孝大節未得顯卹忠魂在楚因遂家于湘潭縣之石潭鎮至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去

谷口山房文集
公歿事之歲已三十六年矣瀘邑人懷思不衰乃具
其事由令守上達督撫崇祀名宦祠云

李念慈曰余嘗讀史至下壺父若子同歿蘓峻之難
每嘆其忠孝一源至田橫不肯事漢而其徒五百人
同日俱歿又可謂氣誼之感人有淩于教令者今周
公以三月邑令罵賊不屈歿于忠子之篋拚生殉父
歿于孝僮僕十三人並殉主之難歿于義歿後三十
餘年邑人不忘其德爲之請祀夫人于公歿後扶柩
遇賊能以大義感說自脫後陳情經畧軍前得其

題報之簡弱齡奮身從軍殺賊報讐一門存歿古所
稱忠孝節義之出于至性者何以過焉獨怪父能以
是感之子主能以是感之僕又感乎邑之人久而不
忘夫人以其節感亂兵更感輔臣于事久之後爲之
具題而獨不能感大部議覆者使煌煌定例不信
于下忠魂飲泣聞者共憤豈不重可慨歟

閻孺人墓誌銘

閻百詩若璩本太原人居淮上以才名聞遠邇讀書能彊記淹貫百家重交誼康熙己未與念慈同以博學宏詞薦入同待詔長安中復同罷先後得過從晨夕最久念慈學淺詞固罷宜也若百詩固宜在史職方其薦入若將遇之矣而卒不遇豈非命哉又七年聞百詩子詠以本籍舉于鄉私謂百詩雖猶困上雍其稽古之勤造物者固先報之于其子亦未悉其世德有自來也歲丁卯遇詠于皖上楊中丞坐中通

達精敏人也他日必以功名顯當世詰朝奉其祖再
彭先生修齡所爲其嫡母蔡孺人行述謁念慈屬爲
誌銘考閻氏本支錄其先世誌表類多名臣巨公如
黃石齋諸先正爲之念慈何人懼弗克任顧與百詩
以文章定交則先生念慈父事者也誼曷敢辭又心
感先生孝思用是惶懼躊躇踰月而後能從事按述
孺人淮安衛籍高祖某明萬曆甲戌探花歷官禮部
尚書父某武舉參軍世澤兼文武孺人生長華胄性
恪謹仁厚無一切富貴驕佚習長歸朝議公爲繼室

自公之釋褐以暨理湖州擢戶曹總遼餉備兵寧前
皆孺人陰相之方其在湖州也孺人未有所生朝議
公夜夢神人曰君無子宜祥刑旦告孺人孺人謹誌
之時以悉心研獄相勸勉每退食之夕必問有所平
反不有則歛衽稱賀不卽愀然久之曰法在亦不可
以私計縱舍也故朝議公所理獄存活特衆至督遼
餉任寧前則畱孺人潞河民舍朝議公將行作別及
後凡有家信俱以 朝廷方憂東事軍務孔棘宜一
心 王事毋念我等爲囑獨與先生母陳孺人撫子

若女索居辛苦未嘗聞嗟怨聲初楊太孺人秉家政尚綜核孺人事之極意承順小不愜卽長跽以請不命之起弗敢起御荆布操井日至已受封猶親爲滌溺噐不以屬陳孺人及他婢妾也孺人初生二女後不祿在朝議公理茗時孺人年方富輒沈思宗祧事大曰此我責也閻氏固有家法在遂懇告楊太孺人得請遍擇得山陽詩叟陳鄉賓女卽陳孺人也備禮納聘用以自副旣至視如娣姒終身無間言陳孺人育二女撫同已出及舉先生尤竒愛之匝歲憐陳孺

人羸憊卽取置身側躬自鞠育日則手不釋抱夜則推移燥濕稍長每調視寒煖飽餒時其飲食衣服閱十年如一日方數齡時口授之章句能記誦孺人卽喜動顏色告陳曰兒能讀書成句矣每歸寧輒攜以從引至長松怪石下手指曰此先尚書手澤願兒成此宅相及後病痢將革猶彊語朝議公曰勿過感此陰陽自然之理撫再彭公頂告別吉祥而逝當孺人病時其牀褥沾污蠅蚋臭穢陳孺人亦躬親洗滌如孺人之所以事楊太孺人者人以爲孝慈之報云孺

人生于明隆慶四年庚午九月初六日卒于天啓六年丙寅七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七葬涇河學山嗚呼孺人生平蓋仁孝而深明禮義大節無纖毫私意其間非但婦德中所罕觀而身無所育疑天之所以報施者未協矣及觀再彭先生修行立身聖賢自命讀其行述曰齡家世側生之子惟是我嫡母蔡孺人遇我母同手足撫我劬勞過于所生卒後六十載越在淺土未敢先先君以葬昨辛酉始安厝塋庄先君及我母俱已有誌而嫡母盛德卓行生無以報死無以

爲表章自念七十一歲老孤子朝不保暮恐一旦溘先朝露則死且不瞑惟乞仁人君子賜之一言庶嫡母齡母皆得慰藉地下而齡亦可終老無憾矣其言誠切質實讀者莫不感泣念慈觀孺人之孝謹慈和與再彭先生之怨慕哀思于孺人者垂老益篤不但知其子若孫文學功名由來于世德者遠而孺人固不啻有子且有孝子聞孫將奕世載德無替矣天之所以報之又奚必自其身出哉因不避固陋而爲之誌

銘曰事尊惟孝相偶以正仁能逮下義兼知命聞不出家施延有政婦德之榮莫先厥後忘其媚嫉人子已有淮水流長學山毓厚蔚蔚佳城從夫左右宜爾子孫寔昌永久

